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傳

莊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注宋主兵班序上下以國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秋荆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无曹伯

杜氏注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

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𣪘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𣪘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覲禮詳矣桓非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公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疏云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最貴者以鄭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纂例曰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書齊人以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者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

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春秋待齊之意也○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及非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宋大鄭小齊桓盡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權反之是以爲霸道者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爲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

左氏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
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
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
恃强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
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
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强
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襄陵許氏曰
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

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與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注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爲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蘇

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爲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爲災則書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異惟其多而害五穀

則書之矣○呂氏曰麋多爲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
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攷也災異之
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先
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之也書者譏内無備也○胡氏傳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閑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篆例云或作蟚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孔氏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曰淫妒蜮亂之氣所生也○左氏傳爲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

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鄄之巨室嫁女于陳

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鄄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浅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議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議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傳春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爲設免難之策爲齊宋請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爲害者亦曰災○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注來告以火故書○劉氏傳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耳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荊後起是故攘中國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畧定蓋自是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氏傳杜預称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虽篡而實君虽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虽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称子其復歸猶不称伯以其實不能君也子儀虽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国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婦人无外事君有常所故薨不目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胡氏傳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常山劉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皐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况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宄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君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爲得禮恐此不特爲私謚著譏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考之

則議小君之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
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氏禦作御）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范氏注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
○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劉氏傳公子非大夫
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
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
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爲貴貴成
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爲病之禦寇之

為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意林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未誓未可以称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礼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虽生而異其礼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乱此之謂礼之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也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

無小大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氏從而録之以誅其惡觀其稱君稱國稱人雖書法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胡氏傳殺而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

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自見矣

夏五月

泰山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傳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

大也胡氏傳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变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啖氏曰魯往他国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国來亦如之○趙氏曰昏礼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独書其二以納幣方昊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泰山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其年三十七歲始得成昏于齊

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常山劉氏曰莊公於齊義不共戴天乃娶仇讎之女奉宗廟母喪未終復忘哀而圖昏親如齊納幣親如齊逆女不孝之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程氏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谷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劉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氏邑而字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意林祭非无臣也不達於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礼也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樂皆具非礼也此之謂也○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外傳曰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劉氏意林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内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内不可以言如○常山劉氏傳班公越境觀鄰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杜氏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劉氏傳穀者何內之邑也○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之曰遇○吕氏曰公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公羊柯之盟公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爲不能忘齊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以圖婚於齊納幣

觀杜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爲萬世不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蕭叔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劉氏意林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也

秋丹桓宫楹

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胡氏傳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

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

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

可以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

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巳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

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杜氏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左氏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胡氏傳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宫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乱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尽言春秋謹礼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為後鑒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

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胡氏傳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礼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礼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礼不合辦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礼

之合否而皆書比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穀梁胡氏以親迎爲恒事諸侯越竟恐不得以爲恒事而畧之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侯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約遠媵妾也杜氏云蓋以孟任故○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

亂何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女以爲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

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无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

詳書正始之道也○胡氏傳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觀此而知所以戒懼則危亂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爲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杜氏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

能自定蘇氏曰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劉氏意林赤之為言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率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聲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失故下得也

赤歸于曹

杜氏注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劉氏傳赤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曷為不繫曹貶曷為貶曹羈赤之

所可號也則其曰赤歸于曹何易也何易耳易乎戎也○胡氏傳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胡氏曰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孰亡之蓋齊滅之齊滅之則其曰亡何邪郭公書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左氏傳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故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權衡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倘夏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者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謬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穀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公羊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穀梁傳其不言逆何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冊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失常礼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疏云天之譴告人君而見異欲令改過修善人君唯當告請而已不當用牲以飲食求免唯旱則有祭祭則有牲詩云靡愛斯牲祝祀群神求彌災沴故祈禱用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疏云日食陰犯陽為逆故鼓之周礼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月食皆有鼓救梁所謂充其陽也○程氏遺書曰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昔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故日月之告皆可鼓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公羊無春字

襄陵許氏傳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曷爲或稱人以殺或稱國以殺或稱人而不名或稱國而不名稱國以殺者累上也稱人以殺者殺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衆殺之也稱國而不

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于京師亦非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五霸三王之罪人而

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與或奪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劉氏意林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

則人自爲政與諸侯無覊奚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
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胡氏傳按書伯會嘗
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
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
蔡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蔡
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注洮魯地○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守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陸氏微旨叅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乱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程氏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

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氏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劉氏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曷爲字卒從正葬從主人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内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

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吕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世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纂例合礼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度歸寧乎益知非礼而來故書云尒○胡氏傳禮父母在歲一歸寧宕歸

而合禮則當書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寧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劉氏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其言逆叔姬何自爲逆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嫁女於大夫書乎不書不書則此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慼哀樂愛惡

者人情之所不免也人情之所不免而無礼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為之防使人乃廢情而任礼礼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

○胡氏傳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

杞伯來朝

杜氏注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石氏曰杞公爵也或稱侯或稱伯亦猶滕之或稱子或稱侯皆聖王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數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或進而侯或黜而伯孔子從而書之以見周衰禮籍不存高下之爵列由時君之所升黜而王制不復與班次失

敘之旨同也杜預謂時王所黜非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
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孫氏
曰前年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不服罪也不地者戰于衛也○公羊傳伐不日此

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胡氏

傳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惡之也

纂例凡外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又戰之道以主及客也主人服則不戰凡戰不書及迭爲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晉後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是也○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

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有邾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傳其曰荆州舉之也善救鄭也○胡氏傳楚子元無故興師陵弱暴寡故狄

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
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

冬築郿公穀並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權衡曰築者作邑耳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非謂城邑也杜
氏注郿魯下邑○胡氏傳不視年之豐凶而輕用民力
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劉
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

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竟皆然連歲不已○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胡氏傳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儲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劉氏意林曰此言爲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魯語曰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

其至而乎之糴○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凶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劉氏曰君子之爲國也恃己而不恃人貴義而不貴名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歟魯人悅其名而

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爲罪此
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廄者何法廄也其言新有
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
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孫氏
曰無麥禾而告糴則民飢矣延廄雖壞未新可也莊公
春新延廄不愛民力若此○胡氏傳此爲宜曰所謂時

詘舉贏者也○劉氏意林曰張瓌問於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厲其上為法而詩人以恩厚褒其君為事詩有過辭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異也夫春秋之記畧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桓之伯未會諸侯故鄭冀侵之以求好焉盖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螽

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

異也惡臭之蟲南越所生非中國所有○劉氏意林曰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蝝螟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

○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矣

城諸及防

杜氏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

左氏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疏云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劉氏權衡曰若言諸防則以一城故以所先成記耳。陸氏辯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辯疑趙氏曰據齊伯已成會爲之弱何敢議救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故不行耳然疑而無質但當存而勿解爾

秋七月齊人降鄣

杜氏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鄣蓋小國降服而爲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人降鄣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强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强扶弱而已高郵孫氏曰郕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郕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附郕自降耳齊人降鄣非鄣欲降齊人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劉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酅婦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爲賢也胡氏傳紀侯旣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先儒謂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之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爲燕

謀難燕國今薊縣○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鄖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管仲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胡氏曰何以知其非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之矣○胡氏傳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衆則將閉後世

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兵交而強楚自服乎觀於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通旨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戎遠地齊桓爲燕而伐山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

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夫
國而築臺是樂亦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
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

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氏傳一歲三築臺明年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席則有上下室則有奧阼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襄陵許氏傳隱莊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為

未遠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公羊傳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

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疏云杜氏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

慶父叔牙皆莊公母弟許其歲未能統軍公羊之説殆非也今推按傳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才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理當然也○陸氏微旨季子處義俱立變而得中

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其無譏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使季子誅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著乃此之謂矣然則大夫非强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纂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幃不飾也詳見隱十一年○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

左氏傳初雩講于梁氏雩祭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觀之女公

子般妹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圉人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呂氏曰圉人戲公子魯之家法自文姜壞之至此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呂氏曰爲國君不能誅而謂子般之言如此莊公之志荒矣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杜氏注子般莊公太子不書殺諱之也○

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著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陸氏微旨啖子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淳聞於師曰齊爲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

惡可知也○劉氏權衡慶父雖弑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尊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

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于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永嘉薛氏曰其言如齊何自託于齊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卷第六